

人民日報出版社

即将消逝的

古村落

姚筱琼 著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

大湘西「美丽乡村」全景指南

极具社会学价值的行走笔记 真正意义的人文苦旅

即将消逝的

古村落

姚筱琼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即将消逝的古村落 / 姚筱琼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115-3543-6

I. ①即… II. ①姚…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5637 号

书 名: 即将消逝的古村落

作 者: 姚筱琼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周海燕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09 65369527 65369846 65363528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518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汉凌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7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3543-6

定 价: 39.80 元

寻找白鹭飞过的天空

——序姚筱琼《即将消逝的古村落》

滕建京

姚筱琼是我四十岁以后识到的文字朋友，作为湘西本土作家和文化人，她希望我以一个建筑师的眼光给她即将出版的《即将消逝的古村落》散文集说几句话，我是惶恐的。然而，她是独立特行的，她说，我只要你为美丽乡村即将消逝感到哀痛，这就够了。

我们处在一个嬗变的时代，随着城镇化的加剧，多数传统美丽乡村将伴随着现代化的阵痛而消亡。我常常想中国近代的城市不是长出来的，它不是因着哪个社区需要一个配套的商业、医疗、学校应运而生的，它是来自城市建设决策者片面追求改造城市、让城市日新月异的迫切渴望。说得更直白一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来自逐利者对城市的阉割。所谓千城一面，很

少有一个城市的建设决策者去思索这种建筑现象。也很少有人思索一条街道、一条巷弄、一个小区将如何充分展示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如何让一个城市的风貌与生活环境相融合，让人在得到一种精致而又丰富的居住环境之外，还得到一种幸福和美感。

中国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聚族而居”发展起来的社会单元，村落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基石，它真实反映中华民族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是道德伦理、民俗民风、人文理想的文化依托。它集合了儒家文化、宗教文化的本源和传承性，承担着宗族传衍的使命，如族群的祭祀活动、群体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加强族群的凝聚力，以实现宗族的传衍。因此，一个年代久远的传统村落，具有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等方面研究和考证的价值。它不仅有丰厚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具有丰富多彩的自然生态景观，是我国农耕文明的根基和各民族的“DNA博物馆”。同时，它也是不可再生的至为珍贵的文化资源和富有开发利用价值的旅游资源，更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建设美丽乡村，特别是古村落要保护好。这对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文化强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心灵归属感，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竞争力，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笔者儿时生活在乡村，追忆往昔，我觉得我们这代人何其有幸，可以随风自由奔跑——在金黄色的油菜花田里追逐，在满山遍野的草籽花地上打滚。田埂上傻呆呆立着可爱的稻草人，

给了我儿时许多温馨的记忆；当白鸟掠过自然宁静的村庄和山岗的树梢时，我的目光带着美好的憧憬一直追随它，直到它消逝在远远的旷野尽头。

怀化是个多民族聚居地域，这里既有美丽的武陵山脉和雪峰山脉的自然风光，也有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侗、苗、瑶等民族古村。可是近年来，随着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迅猛推进，这份遗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尤其是乡村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使得村庄人群渐疏，田园荒芜，房舍垮塌，面目全非。传统村落逐渐消逝，导致代代传承的文化形态裂变破碎。“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数量逐年剧增，从而产生了“空巢老人”生产生活困难，“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等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所引发的刑事案件令人触目惊心，因此，加强“美丽乡村建设”的力度，重视乡村文化传承，关心和帮助留守老人和孩子的生活教育，也就成为我们迫在眉睫的工作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姚筱琼曾在《怀化日报》和《边城晚报》做过记者编辑，是一位有责任、有良知的媒体人。她曾就保护古村落、拯救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做过不少相关工作和报道，对乡村基本情况有较多了解。古村落研究是一项艰苦、细致并且繁琐的工作，更是一项需要整合各方面力量的系统工程。我们天天说保护文化遗产，其实古村落就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文化遗产，要保护这份最大的文化遗产，其首要任务就是认识到这份最大遗产的价值所在，对其保护和利用的意义所在。而要认识这份遗产，又少不了舆论宣传部门的开路作用、造势作用、导向作用，借此才能启迪民智，深入人心，提高和强化人们的自觉保护意识，

从而营造出全社会重视古村落保护和利用的良好氛围。姚筱琼把这些大道理归结成一句话：对古村落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少不了文化人推动的重要作用。因此她借助《边城晚报》文艺副刊这个平台，开辟《美丽乡村》专栏，对怀化武陵山及雪峰山地区的传统古村落进行了深入细致巡察式的实地探访和田野考查，并加以详细报道。该文集一共收集 44 篇已经发表并获得读者热烈关注和广泛认可的文章，我也是这组文章的拥趸。虽然文字激情随着生活磨砺渐消，但文字梦想还在，故为此书撰文尽自己一份微薄的心意。

姚筱琼自己说过文字是她的生命，在她孤独、绝望、艰辛中是文字给了她慰藉、喜悦，以及一张长久的饭票。她是从心灵里面走进文学的，她的血管里流淌着文学殉道者罕见的真挚和纯粹。她用一个孩子般的纯真去面对人与自然。有时我想，她就像一只天生带着伤口的蝴蝶，美丽斑驳的忧伤是上苍留给她唯一的嫁衣。然而，她是执著的，她拖着羸弱的身体行走在湘西这片她深切挚爱的土地上，在山背花瑶、在思蒙、在酉水边上的乌宿、在辰溪传统古村落五宝田、在沈从文笔下长河边上的吕家坪、在雪峰山主峰苏宝顶……她用一個女人的慈悲情怀关注和嗟叹那些日渐消逝的传统村落、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同时，也顺手采撷文字这朵美丽的山花，插在她自己的头上并付诸报端。我在读她《即将消逝的古村落》系列散文时，心里是折服的。文集里写道：“清水塘的夜晚宁静至极。繁星漫天，北斗七星清晰可见。走了很长的路，看到了美丽的风景，这一晚我睡得很香。半夜醒来，发现一只蚰蚰意外闯进我的房间，藏在一个隐秘处，噉噉唧唧地和我对话。奇怪的是，它越是闹

得欢腾，乡村的夜越发显得出奇的静。秋天到，蛐蛐叫，去浮华，褪喧嚣，这样静的夜对于我来说是净化灵魂的好机会，也是我生命机体复活的好时机。”（《八月清水塘》）如果我们无视心灵的荒芜和对现实的伤痛，就无法获取内心的安宁和敞亮。我承认，我和许多现代人一样，在这个浮躁而现实的社会中为生存打拼已久，心灵甘泉正在日益枯萎，无法向往和正视姚筱琼笔下宁静朴素的生活。

“锦江的水，无法用绿和蓝来形容。她在人眼里就是一种灵动、轻盈、带腥味的气体，有时一阵风吹过，湿漉漉的腥味扑鼻而来，让人误认为一群鱼从空中飞过，会忍不住下意识抬头看一眼天空，结果你就看到天空下面那条奇怪的河，像一股气体轻盈地飘忽在半空中，天空蓝得不能再蓝，青山绿得不能再绿，一群白鸟在河面上控制着速度慢慢地飞翔，河水和鸟是往同一个方向而去，而你呢，也想尾随它们而去，只是你缺乏流动和飞翔的灵性，身体呆呆的，目光迷离，整个人像失魂落魄，迷失在这片水域。（《邂逅步云坪》）等到漫天红霞将河湾照亮的时候，你再看锦江，美得就像箔金。从随意的距离和角度看上去，大河与天空都不再是水和气体，就是一幅画，一幅金线绣在锦缎上的画。画的颜色金碧辉煌，画的意境却幽渺宁静，让人看着看着陷进去，陷得越深，越拔不出来。”（《水天一色滩渡坪》）这是作者描述发源于黔东南梵净山那条灵动于溪谷、神韵于梵音的锦江河的两段文字。她用女性温柔的笔调创造出独特的审美意境，将碧绿的远山、清澈的溪流、河边的吊脚楼赋予透明如水晶般的细腻妍秀、纤浓深挚的人文情怀。

王小波说过：一个人仅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他还要一个诗意的世界！我想姚筱琼是拥有这个诗意世界的，文字的使命就是让阳光照进来，好的文字就像一个人拉着你的手往心灵深处走。《遥远的布村》里写道：那些鸟儿的名字叫白鹭，它们从来不懂什么是孤单，从扎根这片土壤开始就是群居，几乎年年岁岁在此逍遥快活。此刻我想不到它们是怎么看待我们这群怪异的陌生人，在所有的目光追随它们翦翦的影子时，日子永远静静地守候在这里与它不离不弃。它们飞翔得再远，影子也从没离开过布村。在它们的记忆里，布村就是没有金黄色的稻田和镶嵌在褐色土地上的房屋，它们也记得它前世的身影。山山水水，花花草草见或不见都在那里，不需惦记。它们只需惦记那些柔软的蚯蚓和泥鳅，还有外壳硬朗的田螺。你瞧，随着“扑腾”一声响，金色稻田里飞起一只白鹭，双翅划过田畴，山峦，树梢，蓝天，优美的弧线最后停落在青青草地上，化为一团白色精灵。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说过：“城市犹如梦境，城市是在欲望和恐惧中疯狂生长的梦。”不管城市如何扩张，世界如何喧嚣，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个神性逃遁的时代，静下心来聆听行走者思想的声音，在作者微弱的呐喊中找到自己的神灵。乡村就像那些守候故土的鸟儿一样，为我们找回失落的精神家园。

人应该活得像鸟儿那样宁静无忧。在这个秋后的下午，等会儿我想到河边的田埂上走走，坐在有野兔和麻雀的田野里，看看白鹭飞过的天空，看看我喜欢的村庄，看看那些在凄雨冷风中苟延残喘的古民居、祠堂、戏台，那些在清澈溪边嬉水的孩童，以及掩映在青山绿水中、泥墙瓦屋上的袅袅炊烟，甚至

那些寂寞的空巢……我要把我看到的一切，告诉我正在城市中长大的孩子——乡村是我走进城市前的故园之恋，是我梦中故乡的想象，是国人几千年生存形态最后一抹残影，是我们无数人灵魂栖居的精神家园。

目 录



一世守望

- | | |
|-----|-------------|
| 002 | 垵里温暖时光 |
| 007 | 阳雀坡印记 |
| 013 | 米永仁的虎皮溪 |
| 018 | 穿过姚家坪古村落 |
| 023 | 别梦依稀忆棋坪 |
| 027 | 岁踪月影豪侠坪 |
| 031 | 九月白云过横坡 |
| 036 | 兰里：器具时代之孙玉花 |
| 041 | 兰里：器具时代之篾货 |

与水行吟

- | | |
|-----|-------------|
| 048 | 重读吕家坪 |
| 053 | 雨落隆家堡 |
| 057 | 邂逅步云坪 |
| 062 | 水天一色滩渡坪 |
| 066 | 一蓑烟雨过碣滩 |
| 071 | 西水边上的乌宿·官草坪 |
| 075 | 山水巨帙统溪河 |
| 080 | 茶湾，大河边的一道风景 |
| 085 | 思蒙菲菲四月天 |

映象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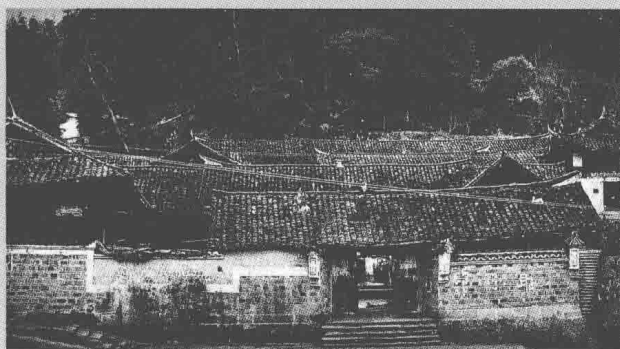
- | | |
|-----|-----------|
| 092 | 岩脚侗寨的古老印记 |
| 099 | 雨天的溪口 |
| 104 | 暮色苍茫走溪口 |
| 108 | 岁月静好小江村 |
| 112 | 印象岩寨 |

117	泼墨岩口山
121	田园诗意话长潭
125	石羊哨走笔
129	吟眸半醒胡家溪
134	山背，遥远的云上梯田
139	夜宿枫林村
143	遥远的布村
147	绿绕青来五宝田
152	八月清水塘

岁月跫音

158	苏宝顶随想
170	乌峰独立斜阳外
176	春回高椅燕归来
181	大松坡与蒲海
184	桐木葡萄沟
188	赴黄溪山水之约
193	待暖还须去尽远
197	行走贺家田
201	冬季到木脚看山水
205	本庄，我要你为人所知
218	长城脚下老峪沟
224	长峪城，回头见你草木深

232	姚筱琼主要作品年表
234	乡村散文的文化意义
245	心的独语，山的赞歌
252	行走的快乐与忧伤
258	后记



一世守望

- 垮里温暖时光
- 阳雀坡印记
- 米永仁的虎皮溪
- 穿过姚家坪古村落
- 别梦依稀忆棋坪
- 岁踪月影豪侠坪
- 九月白云过横坡
- 兰里：器具时代之孙玉花
- 兰里：器具时代之篾货

垮里温暖时光

时光在一个地方停留了很久，使那个地方有了深深岁月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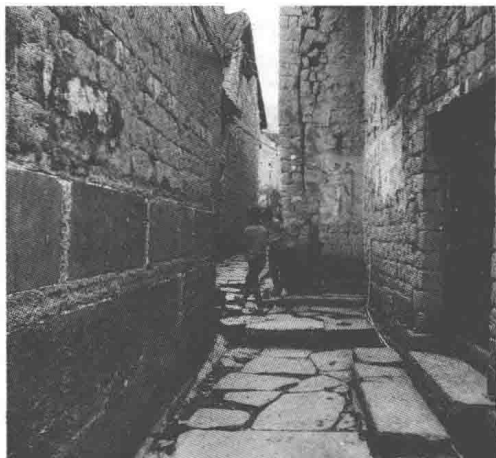
垮里古村在我记忆中色泽明亮，是温暖的。我很迷恋那种只能在杂志封面或画报上看见的貌似油画的土坯墙，还有弥漫在墙面局部的淡淡阳光，像水一样静静流逝。它的暖色调是那些老旧的土房子，云贵高原延伸下来的红黏土，筑成厚实的长方形土砖，一层一层码上去，码成房子的外墙，砖与砖之间的缝隙不用黏合，经年之后，在自然状态中慢慢对接，严丝合缝，依然保持着生态呼吸和结构，跟那些坚硬的水泥建筑物相比，更具环保透气性。土坯墙里面是完整的木房子，建筑格局是传统的穿斗式和部分抬梁式结构，这种“夹层包装”的土木结构主要起防火、防匪作用，在垮里，在当时，许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新概念建筑形式。

垮里是郭公坪乡下辖的行政村，距麻阳县城 60 公里，四周都是神秘幽深的山，多以坡命名，尖坡、长坡、坡上岭、陈家坡、

大坡脑，莲花似的合围着山冲里的村子，据说这地形为“双龙戏珠”。通往山里那条冲也许叫梅子冲，也许叫别的名字，村头村尾有一片田畴，时过季节，谷禾已收割，只余三两寸稻茬，孩童们在田里玩耍，放牛吃草。村对面山头有七棵古柏、两棵黄杨，粗壮高大，根深叶茂，以前听人说，黄杨伴柏木，芍药配牡丹，就觉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打这里来的。黄杨树上有只规模很大的鸟窝，像一粒烧空内核熄灭了光亮的星斗，跌落在层叠交错的枝柯间，让一支庞大的鸟氏家族占据。不知是什么鸟，像人一样眷恋老地方，喜欢这里的宁静岁月和温暖时光。

农历正月十二，我随文友李荣科到垮里采访。垮里李氏始祖均保公是江西丰城湖茫里人，南宋末年受命制五溪苗叛，后在麻阳安家。李荣科为均保公第十五代传人，喜文，著有长篇历史小说《西晃山游击队》，现已脱稿付梓。按照传统习惯，正月没完还是“年”，他在老家为我安排一桌丰盛晚饭，整个院场飘逸着腊肉的香气。李荣科三个侄子李昌福、李昌禄、李昌寿都是朴实厚道的农民，是村里有名的工匠和艺人，会建房，会唱花灯，会玩龙灯。李昌禄家看上去比较殷实，两年前修的三层楼房，砖混结构，门楣贴有五谷丰登、迎春接福的楹联，屋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生了两盆炭火，摆上一桌鸡鸭鱼肉，最显眼的是烟熏腊肉，黑黑的皮，油汪汪的肥肉，亮晶晶的瘦肉，每一块足有手掌宽厚。桌上电磁炉炖着猪脚火锅，冒着蒸腾热气，让人觉得这个夜晚很暖和。寒暄中得知他家女儿出嫁，儿子在县城读书，父亲去世，三兄弟共同赡养母亲。李昌禄说我来得正好，不然过两天他们夫妻就出去打工了。我问老人谁照顾，

他说兄弟几个轮流，今年轮到三弟媳在家照顾老人。我听了长吁一口气，眼底无故有些潮热，不知是屋里太热，还是为婆婆老有所依而庆幸。这些年农民外出务工，我见了不少人去屋空，瓦烂椽朽的情景，



也听到不少关于“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成为家庭和社会问题的反映。也许有人如我所想，假如人人都像李氏兄弟这般，从孝敬自己父母做起，做一个有责任、有情义、有利于社会的人，那么我们每个人也会多一些幸福的感受。愿老天爷永远保佑那些躬守孝道的人吧。

夜越来越黑，人也渐渐越聚越多。有本村的，有从乡政府和别处赶来的。大家见面寒暄几句，或坐下同桌喝酒吃饭，或围住火盆烤火，说些山里山外的趣闻。李晚送老人是从前的生产队长，年逾古稀，痴迷丧堂鼓，偌大年岁很有心，特意带来一篇关于修复宗祠的文字给我慎夺。我恭恭敬敬站起身，从他手里接过文字，仔细拜读之后说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也许说得不一定对，但他接受了我的诚恳。他曾热心组织过村里的一些传统节目，正巧年没过完，我问今晚村里有人舞龙灯吗，他说没有。我问为什么，他说，垮里龙灯不是每年玩，是隔年玩，今年正好是隔年，你明年来吧。我欲究其底，老爷子口风很紧，

只说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规矩。不知是不可说，还是不可告诉外人。

那天晚上跟村里人聊到很晚，建房、舞龙、花灯、宗祠、寺庙、风水，这些本来属于山民坚守的东西，如今因为走出大山，开豁眼界，也就不再守旧，借着美酒佳肴，微微醺意一股脑道给我听，我突然觉得我被一种从未接触过的文化和文明撞击，心灵深处闪现一道光亮，萌发再写一部散文集《即将消逝的古文明》的念头。就让李氏兄弟今晚给我唱的那些歌，写的那些字，还有鲁班口诀，都放在下一部书里吧，那是他们内心在接近美酒与篝火的时候，用生命吼出的声音，它们是今夜的主旋律，是我一生的记忆。

冷冷的天空下，伫立着接近苍穹的山峰。那些山峰下的金黄色土房子，黑夜看去是一簇一簇的光。一簇光熄灭了，那是夜深人睡去。还有一簇光亮着，是月儿照在水田。另外还有一行星星点点的光在游弋，那是我们借助手机照明，行走在白天走过的巷道，我执意要跟破烂、坍塌、倾斜的垮里古村告别。随着时光折旧流远，转瞬即逝，我内心隐含的不仅仅是单纯的遗憾和痛惜，还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

月亮散发着如水光芒。那是正月十二的月亮啊，此时此刻，它非同寻常的光芒与脚下的黄土地、土地上伫立不动的房子、树木、接近苍穹的高山糅合在一起，在这个冬天已经结束、春天还没正式到来的夜里向我发出冷冷的美。

经过一栋坍塌的老屋，月光从剩下的半堵土墙顶上斜倾下来，照亮满地碎瓦，满院荒草。我一一识别那些茅草、苕麻、苍耳、刺槐……有人告诉我，这里过去是农会，阴冷，后在别处修了房，这里便荒了。“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庭树不知